

张荣超 著

阳光的味道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阳光的味道

张荣超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光的味道/张荣超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7.8

ISBN 978-7-80240-061-0

I. 阳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966 号

书 名: 阳光的味道

编(著)者: 张荣超 著

责任编辑: 俞 杰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84040746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 编: 1000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

印 张: 7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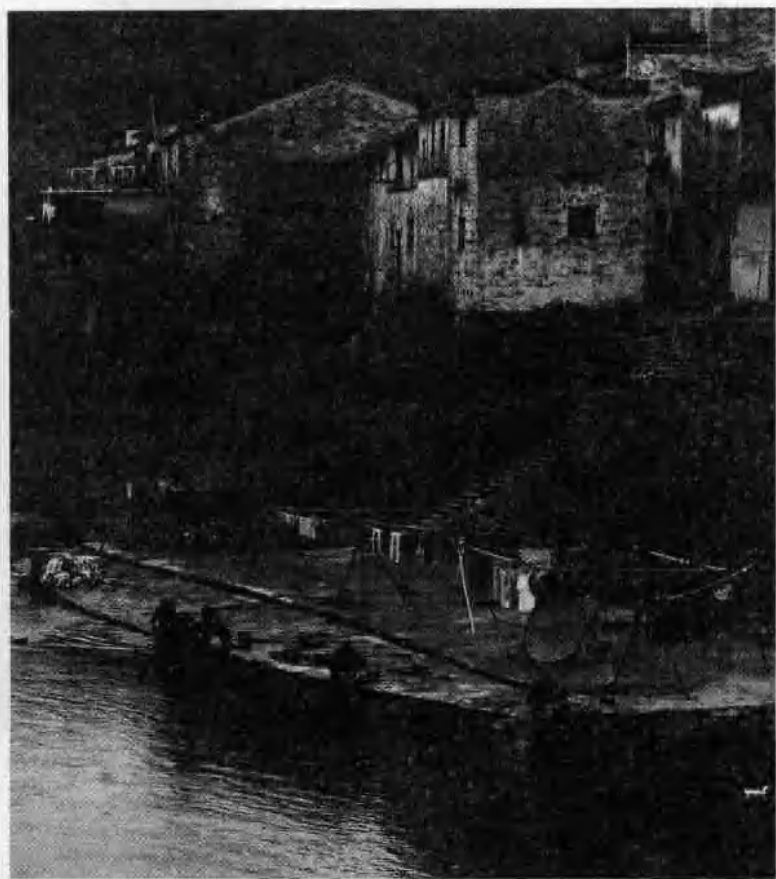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秋天注定会被生活拖累。像一只蝉
即使蜕掉表面的壳和翅膀上的黏液
它的声音里仍然包含十七年前的沙子

——李浩 说

第一章



槐老爷想把内侄女秋月嫁给自己远房的大她 12 岁的当过兵扛过枪的侄儿槐泉。



槐老爷这死鬼老是念叨着，要将内侄女秋月嫁给自己远房的大她12岁的当过兵扛过枪的侄儿槐泉。槐老娘(秋风)可不同意，她老是骂死鬼老头子，尽是想讨她娘家的巧，自己比他小了20岁，现在又要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远房侄子(抱养子)，看来这老东西想永远讨她娘家的巧，让她娘家专门生产姑娘，将来好专门嫁给槐家这些长小鸡的东西。

槐树庄是一个出奇的村庄，多少年来，嫁进的媳妇只生男孩，不养女孩。风水先生说这里阳气足，阴气弱，主要原因是这里地高、水清，庄后的一条小河里长年产虾，不长其它鱼种。这条庄上的大小男人长年喝这沟里的水，吃这沟里的虾，个个牛高马大。小新娘进门不要几天就个个鼓起了肚皮，安上了胎位。哪家想要个丫头做个瓜面篮，只有用男孩跟人家交换，所以家家娶进的媳妇，公公婆婆都疼得像是亲生女儿。

庄头有两棵老槐树，都万岁有余了，一棵开花，一棵不开花，据说是夫妻树。开花的那棵，虽经百年沧桑，但树皮白嫩，皱纹细而长；不开花的那棵与开花的那棵相比，皮黑、粗糙、纹深。庄子上的青年结婚必走槐树下绕上三圈，要是为了早得贵子，还得在树根部烧些香火，求槐树显灵，保佑新人如愿以偿。

这条庄子因这两棵槐树得名。也不知是什么朝代，这庄上的几十户人家，都变成了老槐树的后代，没有一根杂毛，都是槐树的种。所有男人，不论年逾百岁的长者，还是怀抱的婴儿，毫无例

外的都姓槐。

槐树庄是红旗村的一个组，以前叫生产队，生产队也罢，现在的劳动组也罢，大跃进中的合作组也罢，都以槐树庄而命名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槐树有关，如果出现了与槐树无关的任何东西，那都与槐树庄格格不入。就如狗，不是槐老伯家的狗，就是槐三爷家的狗，否则就是杂种狗。

“槐泉，我要是不把秋风的侄女秋月许配给你做媳妇，我白活这 50 年。”槐老爷诡秘地望着坐在火盆边烤火的小他 20 岁的小媳妇秋风和年近三十的侄儿槐泉说。

“你这死鬼，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，年轻人婚姻自由，革命化婚姻，我都包不了秋月的婚姻，你看我那嫂子，就是秋月她妈活像一只花猫，哪个提到给她女儿提亲，她就祖孙八代地骂人家，我哥拿她都没办法。你这熊样，姑爷上门一条狗，还能当得了舅老娘子的家啊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熊□样！”秋风气喘吁吁地将一根木柴甩进了火盆，火星溅得四处都是。

“看你发多大的火气，你看人家槐泉的条件多好啊！革命退伍军人，领导人像章都好几只呢！”槐老爷一边揉眼，一边站了起来，将大腰棉裤向上提了一下，气愤地迈出了破旧的门槛。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像是生产队在晒棉花一样，铺天盖地。

“老娘，秋月的事就不提了吧，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爸妈都去世了，要不是您和老爷将我拉扯成人，送我去参军，现在也许连一条狗都不如呢。”槐泉一边擦着被黑烟熏出的眼泪，一边央求着视自己为亲儿子的老娘。

“槐泉，我也想将侄女许配给你，可人家秋月才 18 岁，你都三十的人了，年岁悬殊太大，你抱着人家丫头在怀里就不怕五雷轰顶啊！你老爷比我也大 20 岁，像大公狗玩一只小母鸡，怎样啊？连只鸡蛋都生不出！这是缺德事，天老爷看在眼里，气在心

里，迟早都要惩罚呢！要不是抱养你做压子儿子，我和你老爷还有什么过头气呢？”槐老娘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“你看你，又号丧了吧！哪一个又得罪你啦？给槐泉找个好对象，实际就是给咱自己找个好媳妇，将来有了依靠，你侄女进门做媳妇，肯定是贴心贴肺的，这样哪里不好呢？”槐老伯从雪地里缩着颈进了门。

“老爷，你和老娘就别再吵啦，我槐泉就是打光棍一辈子也不会娶秋月做媳妇的。”槐泉声音有些洪亮起来。

“为甚呢？”槐老爷一边给烟锅里装着烟叶，一边将眼睛投向了槐泉。

“他怕五雷轰顶呢！”槐老娘抢嘴说。

“咋五雷轰顶呢？”槐老爷吼叫起来。

“他槐泉都三十的大男人啰，人家秋月的奶子还是瓜蛋子呢！啃起来能不苦啊！”

“这话怎讲呢？我比你也大20岁，你不是照样做我女人吗？有什么不好呢？老天轰我了吗？”

“那我为甚就生不了孩子呢？难道这不是老天爷的惩罚吗？”

“懂你妈个屁！我老槐有甚呢？再好的菜没有好锅煮，我去生咽哪！”

“你这话是甚意思呢？照这样说，就是我不会养孩子啰？”

“那还假啊！我们槐树庄的公狗都会爬窝呢，你瞧瞧，全庄子上有几家不生孩子的？不就是你连个草籽都屙不出吗？”

“我这锅再好，你没有好菜放到里面去炒，我能让白菜变成猪肉啊！”槐老娘说。

“照你说，你下不了蛋，都归罪在我对吧？我将白菜放到你锅里炒，你她妈连一点油都没有，什么菜能炒成菜啊，还不是都炒成浆糊糊呢？”槐老爷生气地将烟锅在火盆边上使劲地磕。

“我就生不出蛋，都怪我将你白菜炒糊了，我们娘家人都这样，好吧！你就甭想将秋月娶进门来，免得将来下不出蛋，又怪锅里没油。”槐老娘说。

槐泉一会儿望望老爷，一会儿望望老娘，也不知这两位长辈到底都说些什么。“你们就别再吵了，我这辈子不要媳妇了！”

“那哪成呢？我们槐树庄没有一房门断火断炊的，我养活你这么大，目的就是有一个，你要给我娶亲养子，要不，我还不如养活一只狗！狗还能看门呢！”槐老爷有些生气地说。

“媳妇是要娶的，但不是秋月。”槐老娘补充说。

“我总不能因为找个对象，让你们老两口闹别扭，叫我咋处理呢？”槐泉为难地说。

“这事好办，明日你老娘回趟娘家，带秋月到我家来过几天，这亲事能做不能做完全取决你们俩，我和你老娘就不争这个了。”槐老爷终于找到了折衷的办法。谁知槐老娘根本不买他的账，她将芦苇编制的棉鞋脱了下来，朝着门外的雪地攒去。“槐树庄真他妈尽是养公狗，专门咬闺女呢！”

“你胆子真是越混越大呢，我给你二分钱，你就能开染坊店哪，你再骂一声，让我听听！”槐老爷也脱下了破旧的灯心绒棉鞋，气狠狠地说着，接着就向小他20岁的小媳妇打去。

“你打吧，反正我是一只下不了蛋的鸡，跟你也没什么过头，今天不把我打死你就不是你妈养的。”槐老娘三十来岁的媳妇，虽是农家妇女，但由于没有生养孩子，加之家庭负担轻，生活不算太差，红扑扑的脸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，与槐老爷相比，不像夫妻，倒像是父女俩。难怪庄子上的媳妇们都小肚鸡肠地说：“槐老娘好看不中用，直肠鸡子，吃啥屙啥，男人的东西放到她肚里，变成水就尿了出来。”

槐老娘不买庄上人的账，她下定决心，不许娘家的女人再嫁

到槐树庄来。槐树庄的男人都是野兽,不懂得女人心思,不晓得疼女人。姑娘被糟踏过后就变成了媳妇;媳妇被糟踏过后就变成了老妇女;老妇女再被糟踏过后就变成了老太婆。女人一天一天地萎缩下去,像秋天的落叶,而男人一天一天地强壮起来,像春天的公牛。

槐老娘最不服气的是槐老爷,对自己疼爱倒是疼爱,可就是疼爱不到点子上去。男女之事像犁地一样,不深不浅,不熟不烂,只耕地不下种,所以有种无收。这槐老爷自己心知肚明……他男人不像男人,女人也不像女人。倒是坑坏了槐老娘,一个姑娘身子,被一个大她20岁没有用的老东西折磨着。

尤其是近日来,槐泉从部队光荣退伍回来,槐老爷老是要将内侄女秋月许配给槐泉,而槐老娘就是不甘心,认为秋月年岁太小,而槐泉是三十来岁的退伍军人,年岁跟自己差不多,壮得像头公牛,要是真将秋月嫁给槐泉,姑侄俩变成了婆媳俩,这日子恐怕就没法过了。这槐老爷到底是安的什么心,槐老娘不得而知。

槐老爷的命令,秋风还得服从,但她一想到槐泉怀里搂着秋月,自己的血就往外喷。

第二天,雪停了,风不大,太阳晒在雪上将人的眼球刺得生疼。沟湖河泊都盖上了白色的厚被,一片洁白。这世界似乎是雪的海洋,纯洁透顶。

槐老娘将包袱褂子整理了一下,又将粗黑的辫子拽了一拽,站在自家门前,向站在自己约五步远的槐老爷吐了一口唾沫,同时狠劲地跺了一下脚,小屁股一扭一扭地踏上了回娘家的路。

槐泉穿着退伍黄军装,只是摘去了领章、五角星,站在槐老

娘离去的地方，望着槐老娘远去的背景，心中生出一种怜悯、疼爱。他没有亲娘，靠的是槐老爷带大成人，送他参军，槐老娘嫁进槐家，槐泉还在部队，他退伍回家时，怎么也不能将三十来岁的姑娘与自己的槐老爷挂起钩来，根本就无法从夫妻的角度去看待他们。槐泉虽对槐老爷有恩情待报，但看不惯他搂着一个嫩乎乎的姑娘睡觉，他只能在心里想着，眼看着到天黑，槐老娘无奈地走入布帘内。

槐老娘自从槐泉退伍回家，也一直是心事重重，总觉得槐泉这小子像个男人……

槐老爷得意地望着槐泉说：“你老娘去了，保准能成！”

可这时槐泉的心里反倒产生了一个想法，老娘不应该把秋月带来。

“槐泉，帮老爷到湖里砍些柴去！”槐老爷一边拾掇着扁担、草绳，一边望着侄儿喊道。

“好嘞！”槐泉应声道。

槐泉随着槐老爷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向离家足有十华里的洪泽湖走去。由于积雪的掩盖，通向洪泽湖的道路根本就看不清，但槐老爷走在前面像是平日里走路一样，一时喊：“槐泉这儿有疙瘩。”一时喊：“槐泉这里有小沟。”

槐泉像一只温顺的绵羊跟在牧羊人的后面，一声不吭地走着。

满湖面的白雪，沟湖河泊，田间小道，麦苗油菜，全部覆盖。零星的墓冢无序地排列着，白雪像是为这些地下尸骨披上了孝服。

“槐泉，你看，那是我父母的坟头，你猜为什么坟头那么大？”槐老爷指着东南方向的一座坟墓说。

“那坟土堆得多，每年清明节您都去添土，所以坟头大。”槐

泉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你小子，几年兵白当，不长脑子，就那么简单吗？”槐老爷转过了屁股，面对槐泉说。

“怎叫不长脑子呢？那坟墓突出不是土堆成的，那是什么？”槐泉有些不解地问。

这时，一阵狂风吹过，夹带着砂粒状的白雪向爷儿俩扑来，槐老爷满嘴灌满了雪花，被呛得直咳嗽。

槐老爷又领着槐泉向前走着，他忽然又掉转头，神神秘秘地问：“那坟为甚就头大呢？”

槐泉摇了摇头。

“我告诉你，我的父亲，就是你的大老爹，他一生有三个女人，你猜最小的比他小多少岁？”槐老爷有些得意地问。

“5岁。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10岁。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15岁。”

“你小子给我买萝卜还价呀！最小的才20岁，也就是我最小的一个姑娘，跟我同龄呢！”槐老爷将自己的胸脯拍得直响。

“噢！难怪坟墓那么大的头呢！”槐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槐泉怎么也想不通的是，大老爹怎能娶上三个女人，怎么养活呢？他将憋在心里的一句话半天才释放出来：“老爷，大老爹这三个女人咋养活呢？”

槐老爷又将头调转向后看了一眼后生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大老爹有得是本事，我们槐家虽没田没产，可我们是文人家庭，你大老爹当时是保长，保长知道不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保长相当于现在的大队长呢！”槐老爷脚步似乎更加有劲，精神也更加十足了起来。

说话间，他们已经来到洪泽湖芦苇荡，他们一边砍着柴草，一边仍然续谈着族中的话题。

“老爷，我弄不懂，大老爹将这三个女人怎么能拢到一起呢？”槐泉将槐老爷放倒的芦苇一捆一捆地给捆好了，又堆放到了一起。

“你真是你妈笨驴养的东西，你大奶养了我三天就去世了，据说是大出血，没有治好就死了。后来他娶了二房，这二房进门后老是生病，怎么也怀不上孩子，我的奶奶硬是将人家给赶跑了。我20岁那年，你大爹娶了你第三房大奶奶。”槐老爷一边砍柴草，一边和槐泉说着。

“照你说大老爹的第三房奶奶和你同龄，才50来岁怎就死了呢？”槐泉停止了手中的活儿。

这时，太阳晒到了头顶，槐老爷坐到了一堆柴草上，点着了旱烟袋，槐泉也在邻近的一堆柴草上坐了下来。小鸟在头顶叽叽喳喳地叫，边上就是鸟窝，小鸟叽叽喳喳是在嘱咐他们，不许动它们的窝，那里有幼鸟，有正在抱窝的母鸟和鸟蛋。

他们的脚下是一片沼泽地，时常有大小不等的水蛇从他们脚边哧溜一下地跑过去，似乎看不到干活的人。

不远处还能听到湖中捕鱼人的划桨声，也能听到砍柴的嘈杂声。

槐老爷将烧尽的旱烟袋在自己的脚上磕了两下，接着说：“你最后这三奶可漂亮呢！”

“你这话我咋听不懂呢？”槐泉将头抬了起来。

“她是一个大地主的闺女，长得可水灵呢。”

“那她什么时候死掉的呢？”槐泉问。

“15年前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这时槐老爷有些悲恸，低下头说：“被你大爹活活给勒死的。”

“大爹怎敢这样呢？”

“你大奶看你大爹年龄太大，不喜欢他……”

“不喜欢就能把人家给勒死啊？”槐泉气愤地站了起来。

“事情不是这么简单。”槐老爷叹了口气说。

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”槐泉觉得事有蹊跷。

“我35岁那年，你大奶也35岁，我父亲他到河南去运牛草，当时的牛草都是用木船装的，一去就是一个月，在这一个月中，只有我和你大奶，就是我的姨娘在家，她问我想不想讨个老婆过日子，我说想，但我一想不对头，在此前几年里，我父亲一提到给我讨老婆，她就反对，说是她自己还没有怀上槐家的种，总想有了自己的小孩后，再让我结婚，否则人家外面人会看笑话，这话我们都认为很在情理。

“一个阴雨天的晚上，我早早地就洗脚上了床，一阵雷声过后，茅草房像快要倒塌一样，你大老奶被吓得直哭。

“我赶紧跑到对面房间，安慰她不要哭，雷电过去就好了，可哪知她一头钻进我怀里……在朦朦胧胧中，我们都进入了梦乡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要下床小便，才发现自己和你大奶都赤条条地搂在了一起。

“就这样近一个月时间，你大奶怀上了我的孩子……”槐老爷这时已是泣不成声。

槐泉没有再往下追问。

槐老爷似乎忘记了他面前的年轻人是自己的晚辈，他像放电影似的说：“后来，我父亲带着他的水上运输队将禾苗（一种水

草,喂牛用的)运到了庄子上。

“他刚到家的第一个晚上,非要你大奶陪他上床,可她怎么也不肯,他给了她两记耳光。她告诉我父亲,说她身上来了例假,他相信了,因为此前每一个月的月圆之日都是她的例假之日。

“可当第二天我父亲上厕所时,他发现女人用的布兜带还挂在厕所里,说明她根本就没用这东西。”

“那后来呢?”槐泉又坐到了柴草上。

“后来,她死也不肯和我父亲上床,他将她用绳子捆了起来,吊在梁头上,用柳条抽打。我再也看不下去了,跪下求父亲,可父亲竟然一脚将我踢开,他似乎知道了什么,像恶狼一样向我的腿裆踢去,我疼痛难忍,但始终没有胆量承认这一罪过。他变本加厉地恶打你大奶,并且要她交待跟哪个野男人勾上了。她被打得死去活来,在我的再三求饶下,他才停了手。

“事后,我被父亲差去看青(看庄稼),我在旷田野湖的一个柴草棚里整整睡了三天,腿裆那东西疼得要命,时常淌出一些鱼腥味的脓水。父亲不让我进家门,我没有和你大奶见面的机会。可有一天下午,庄子上忽然传来救命的声音,当我跑到庄子时,才发现庄子上的男女老少都围在了我家门口。我挤进了人群,发现你大奶吊死在门口的一棵槐树上。我父亲害怕你大奶的娘家找上门来,就逃出了家门。我将你大奶安葬后,一段时期老是产生死的念头,但回过头一想,你大爹还在外过着逃亡生活,如果我死了,这一家人不就全部完蛋了,就这样我生不如死地活过了三年,你大爹终于回到了家中,可这时的他已经患上了绝症,到家没过几个月就去了。

“从此以后,我就一个人过着,心里深深埋葬着对我的娘,也就是你最后一个大奶的怀念才支撑着活到今天。原本我下定决心,绝不娶媳妇,正好抱养你作为儿子,将来有个伴,因为我已

经没有生育能力，但你老娘对这事不知道……”

槐泉的脸上泛起了愁云，就像头顶上的一片片白云一样，慢慢地变化着，一片推动着一片，他似乎产生了对槐老爷无限的憎恨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槐老爷为何年纪轻轻地就抱养自己为养子，他已经了解了槐老爷的全部家史，槐老爷之所以能坦直地跟自己表白这些，是因为他对自己有恩。这些埋葬在他心里的秘密向自己坦白，自己是不会泄露的。自己是槐老爷最信任的人，他视自己为亲生儿子。

太阳西斜，他们爷儿俩挑着沉重的柴草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向家赶去。

当他们又一次走到那处大坟头的方向时，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担子。槐老爷掏出烟袋，点上了烟火，望着远方，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就一连串地吐着白烟，时不时地摇摇头。

槐泉对远处的坟头产生了莫名的追忆，他不认识大奶，但他对泥土下的大奶从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怜悯。他不知是对槐老爷产生了憎恨，还是其他的因素，他恶狠狠地向雪地里吐出了一口吐沫。

有几只乌鸦哑声哑气地从头顶飞了过去。

接下来的一段路上，他们没再说话，只是赶路。

槐泉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但他更觉得胸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又闷又痛，他甚至想嚎啕大哭。他在想，槐树庄怎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呢？更何况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自己的家里。由此，他也想到了父母，但他没有这个胆量去想，他是槐老爷的侄子，更重要的是他收他为养子，他只能认槐老爷为父，认槐老娘为母，虽然与她基本同龄。